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蘇東坡文

儲同人選本

上冊



注音

蘇東坡文

揭要

東坡自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史亦稱其氣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非天

金到者，曷克臻此？宜乎蘇海之譽，並於韓潮矣。

小傳

先生名軾，字子瞻，眉山人也。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實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人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止之，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父喪除，還朝，適

王安石執政，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與安石忤，命權開封府推官。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摠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帝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四年，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召爲禮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闋歲，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遷禮部尙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八年，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所作文詞譏斥先朝，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

別駕，居昌化。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贈太師，諡文忠。

注晉

蘇東坡文

目次

卷一

前赤壁賦·····	一	謝量移汝州表·····	四一
後赤壁賦·····	三	乞常州居住表·····	四二
上神宗皇帝書·····	五	到昌化軍謝表·····	四四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一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四五
杭州召還乞郡狀·····	二二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五二
狄山論匈奴和親·····	二七	詩論·····	五六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三八	禮論·····	五八
到黃州謝表·····	三九	大臣論上·····	六二
		大臣論下·····	六四

續歐陽子朋黨論……………六六 論始皇漢宣……………九七

論武王……………七〇 論范增……………一〇一

伊尹論……………七四 留侯論……………一〇三

論周東遷……………七六 賈誼論……………一〇五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一〇八

之……………七九 諸葛亮論……………一一〇

宋襄公論……………八一 魏武帝論……………一二二

范文子論……………八四 論養士……………一一五

屈到嗜芟論……………八七 剛說……………一一九

論商鞅……………八九 卷二

荀卿論……………九二 策略一……………一

韓非論……………九五 蓄材用……………三

倡勇敢·····	六	與李公擇書·····	二六
答王幼安宣德啓·····	九	答畢仲舉·····	二七
答丁連州朝奉啓·····	一〇	與王荊公第二首·····	一九
答劉沔都曹書·····	一一	答黃魯直第一首·····	三〇
上韓魏公啓·····	一四	答黃魯直第二首·····	三一
謝賈朝奉啓·····	一六	答秦太虛第四首·····	三二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一七	與張嘉父第七首·····	三六
與范子豐第七首·····	一八	與程秀才·····	三七
與滕達道第二十二首·····	一九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三八
答李端叔書·····	二〇	與蒲傳正·····	三八
與張文潛縣丞書·····	二二	范文正公文集序·····	三九
與謝民師推官書·····	二四	六一居士集序·····	四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四五	石鐘山記·····	六五
書吳道子畫後·····	四六	李太白碑陰記·····	六七
書蒲永昇畫後·····	四七	潮州韓文公廟碑·····	六九
韓魏公醉白堂記·····	四九	表忠觀碑·····	七三
李氏山房藏書記·····	五一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七七
寶繪堂記·····	五四	日喻·····	八六
眉州遠景樓記·····	五六	稼說送張琥·····	八八
凌虛臺記·····	五九	方山子傳·····	八九
超然臺記·····	六一	亡妻王氏墓誌銘·····	九一
放鶴亭記·····	六三	祭歐陽文忠公文·····	九三

注音

蘇東坡文卷一

儲同人先生選本

前赤壁賦

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即孫權破操地。一在湖北黃岡縣，即坡公遊地。文特借此以發其慨。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

酒屬

音燭

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音窈窕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

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

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

歌曰：「桂棹

音棹

兮蘭槳，

擊空明兮泝流光。

音泝

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

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

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音嫠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

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

陵，順流而東也，舳_{音逐}舳千里，旌旗蔽空，酺_{音酺}酒臨江，橫槊_{音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_{音浮}蟣_{音音}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且夫天地之閒，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壬戌】宋神宗元豐五年。【明月詩】即詩經陳風月出篇。

【窈窕之章】即指閨離之詩。

【斗牛】二宿名，吳越分野。

【一葦】喻小船。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頃】百畝。【浩浩】水大貌。【馮虛】猶凌空也。【御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

冷然善也。【羽化】死而尸解，晉書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舷】船邊。【棹】櫓也。【菱婦】菱婦。【嫋嫋】綿遠也。

【愀然】容色變也。禮記：愀然作色。【月明二句】曹操短歌行句。【周郎】名瑜，字公瑾。【孟德】操字。【夏口武昌】

並今湖北縣名。【荊州】後漢荊州刺史治漢壽，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吳爲荊州治。【舳艫】

方長船也。一說船尾曰舳，船首曰艫。【釃】以篘漉酒也。【梁】丈八矛。【匏】葫蘆之屬，短頸大腹，可以作飲器。【蜉蝣】小

蟲，朝生暮死。【狼籍】狼所止處，薪草散亂，故云。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反音霜露既降，

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

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

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之需。須音」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

切平巖

巖，披蒙茸；

戎讀如

踞虎豹，登虬

切奇由

龍，攀栖鶴

骨音

之

危巢，俯馮

遜音

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

涵，予亦悄

切七小

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

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

括音

然長鳴，

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蹑

偏音

躑，

遜音

過臨皋之下，揖予

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

俯同

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

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雪堂】東坡所建，故址在今湖北黃岡縣東。

【臨皋】地名，在今黃岡縣南大江濱。

【坂】斜坡。

【薄】迫也。

【松江之鱸】

今江蘇松江縣，產四鰓鱸魚。

【攝】引持也。

【巉巖】危峻也。宋玉賦：登巉巖而下望兮。

【蒙茸】紛亂之狀。

【虎豹】石形。

【虬龍】木形。

【鶻】鶻鳥。

【馮夷】水神。

【寂寥】靜也。唐書：寂寥無聲。

【悄然】無聲也。

【蹑躑】旋行貌。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蕭牆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致，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

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_{換音}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

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閒，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善，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

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音音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